

世界文豪书系

川端康成十卷集

CHUANDUANKANGCHENG SHIJUANJI

7

河北教育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十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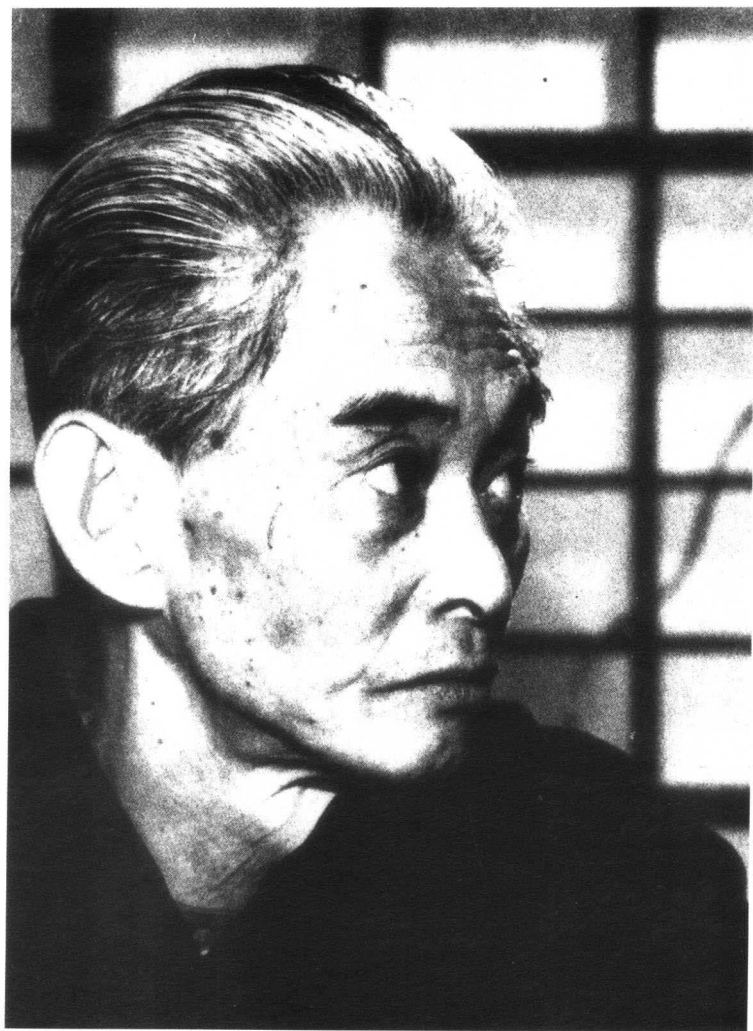
第七卷

东京人 下卷

高慧勤 主编

文洁若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次

东京人 下卷	文若洁 译 [1]
题解	文洁若 [437]

东 京 人

下 卷

文洁若 译



旅店小住

这是天气一直放晴的十二月，既不下雪也没有雨。

尽管也有冷天，但东京的冬季一年比一年转暖，就这样迎来了岁暮。

购买房屋的人搬进来的日子终于也定好了。到了最后阶段，敬子心头的种种不安反而消失得一干二净，感到轻快起来。

她让女佣文子暂且回家乡去了。

“从从容容地过个年吧。搬进店铺之前一定得回来啊。”敬子额外给了她一笔火车钱和零用钱。

“小姐会回到店铺那儿去吗？”

“弓儿吗？……你喜欢弓儿啊。”

敬子利利落落地搬进了旅店。这家旅店，字号桥本，坐落在从千駄谷通到信浓町的高岗上。

敬子和老板娘是老相识，她预先订好了尽里头的一间厢房般的屋子。

这是个朝南的八铺席房间，檐下是落地廊子。套间里，三尺见方的壁橱旁边还附有厨房。

敬子为了简便起见，只搬进些许随身用品以及清所需用的东西，然而连壁龕上都擦起来了。

清对敬子生活的变化不再说三道四，总算跟着到了桥本。

一旦在旅店里过起日子来，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就多起



来了，连睡觉都在一间屋子里。

然而，他们好像相互乖巧地躲闪着。

敬子和清一道生活着，只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却心神不定。那天晚上清所说的话仍萦绕在她的脑际。敬子胆战心惊，不知道清什么时候会说出什么话来。

敬子思绪纷乱：新店的计划，恋爱的烦恼，为清和弓子担心，对将来感到不安……搬到旅店以来，很多夜晚她都服安眠药。

这是曾使俊三中毒的同一种药。

“我可不愿意变成那副样子。跟昭男先生说一声，改成医院的就好了……”

清既然睡在她旁边，单是服昭男给的药，她好像就会脸红似的。

早晨不由得就起晚了，有时清的被窝已空了。

“他说，因为母亲睡得正香，在套间里吃完饭就走了。”女佣说。

“是吗？吃了些什么？”

“燕麦粥、烤面包片、拌生菜，还有鸡蛋和……”

“红茶吗？”敬子说着，笑了。

隔着镶在拉门上的玻璃看到的院子并不宽敞，然而无微不至地精心吊起松枝，树上覆盖了防霜的草席，还铺上松叶^①，换好冬装，等着迎接新年。

稀稀落落地看到了掀起和服下摆、罩着白大褂的妇女以及男仆们的身姿，有的在刷洗正房的拉门，有的在搬运东西。

快到年底了，留宿的客人毕竟少了。

一个人吃着饭的时候，只觉得像是被挤到繁忙的社会外边去

① 日本人为了防霜或平添情趣，在院子里铺上枯松叶。

了似的，无所事事。

“除了我，已经没有住客了吧？”敬子向照料她的女佣说。

“也不见得。还有在这里过年的客人呢。”

“是吗？”

“一位美国客人，再就是一对泰国夫妇……”

“不是日本人啊。”

难道偏偏就有挑中这么个纯粹日本式旅店来过年的外国人吗？

“从旁人眼里看来，像我这样的，日子过得蛮安逸吧。”

“像太太这样的人，真是值得羡慕啊。”年轻的女佣说，将一张快活的笑脸转向她。

也许她从旅店老板娘那儿听说过这是一位女宝石商，在迁入新修建起来的店铺之前，在这里逗留。

“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就像是在岁末的寒空里飘着的一只气球。我才羡慕你的青春呢。”敬子拿着洗澡用具，仿佛追在女佣后面一般走出了屋子。

就连在旅店里生活，敬子的日课也从入浴与化妆开始。

当敬子对着梳妆台擦激素雪花膏的时候，她的手指停住了。

因为她瞥见自己脖颈的短发当中，夹着几根白发。

小时候母亲曾告诉她，操劳会添白发。而最近以来，她忧心忡忡，彻夜失眠，紧接着就准能发现白发。

夹在脖颈上那烫鬻了的头发中的白发像是躲避着人的眼目似的。

“藏着，真讨厌。”

四根，五根，还有呢。往后面绕，胳膊都累了，拔也拔不尽。

“是不是接连服安眠药，白头发就多了呢？”俊三曾这么说



过。为什么会想起俊三来了呢？敬子凝视着镜中的自己：

“都到了这把年纪啦。”

而且，又要添一岁了。

“到了这把年纪，怎么竟会爱上了年轻人呢？”

正要拔白头发的敬子，由于绝望的寂寞指尖发颤了。

近来，除非敬子这方面这个那个地进行联络，昭男那边连电话都不肯打。

即使见了面，昭男也是满腹忧虑的表情，弄得敬子心情郁闷。

“想什么呢？”有时昭男反倒这么问敬子，使她吓一大跳。

哪怕被他撇在一边，抱怨也好，伤心也好，苦苦地恋着也好，嫉妒也好，然而一旦见到了面并被拥抱，她就会热烈地沉溺在昭男那水灵灵的青春里了。接着就乖乖地就范，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也许由于这是今年最后的星期日吧，昨天昭男难得地打电话来说，想跟她见面。

“有话跟你说，所以明天想在外头见面。”昭男这口吻怪客气的，像是外人一般。

使心里感到兴奋那种快乐，到底是从何时起变得这般淡薄的呢？

敬子但愿自己有个友人，能使她彻底醒悟道：还不如对年轻的昭男死了这条心倒会幸福一些。

然而，她这个隐私是连对朋友都不能坦率说出去的。

敬子一边为凄冷的惨痛纠缠住，一边仔细地化着妆。

拢过头发之后，敬子故意让一绺乱发垂在额角。

“有客人，川村先生来啦。”女佣通报说。

“是吗？是约好了的。请他到这边来……”

敬子隔着拉门的玻璃看见由女佣引进来的川村那下半截身子，一下子就重新振作起来了。

刚才她甚至忘记了自己由于有事，曾请川村来一趟。

“接连都是好天气。”川村拉开纸隔扇，朝着敬子那张镜中的脸随随便便地鞠了一躬。

“蛮早啊。”

“是吗？这还计算着时间，在新宿转悠了一圈才来的呢。还侦察了一下钟表的价钱什么的……”

“怎么样？便宜吗？”

“唔……这个嘛，迟早……等我把整个东京都调查了，考虑一番，再给您看调查表。可是，熟识的店铺也不少哩。”

“川村先生，你也可以到处告诉人说，最近你要自己开个店啦。”

“我倒没什么，我更想说，从前那家美宝堂的小姐是位阵亡军人的遗孀，正在重新修建她父亲——一位名家——的店。”

“眼下还是川村先生的名字响亮。女人嘛，会被认为做起生意来太天真。”

“天真而迟钝也自有可取之处。生意这玩艺儿玄妙着呢，得碰运气。”

敬子把川村留在屋子里，边在拉严了纸隔扇的套间换衣服，边跟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攀谈着的川村搭腔。

“太太……”川村叫着，“您认得清泷的老板娘吧？她养着一匹同名的赛马……”

“我没见过那匹马，岛木好像见过。就是那个漂亮而且看上去蛮刚强的老板娘吧？怎么啦？

“圣诞节的前一个晚上，她自杀啦。”

“哎呀！为什么？……”

“如今市面萧条，过不了年关嘛。”



直到夏季，她还是敬子的一个老主顾呢。

川村本人似乎也受到了震惊。

他这话仿佛是冷不防说出来的，其实他一路上都在想着要讲给敬子听。

纸隔扇那一边没有作答，川村就独自讲下去：

“她安排自己的情人——打少年时代起她就一直照料的那个骑手——跟她亲闺女结了婚，这才自杀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呢？让年轻的情人和闺女成为夫妇，自己却寻了短见。”

难道他是有意借饭馆老板娘之死，来委婉地规劝敬子吗？

单凭妇道人家的，买卖房子、经营店铺等是难以解决的，川村就替代敬子去办了。

被草野那家店解雇后，川村就没有固定收入了，敬子以月薪的方式亲自付给他生活费。

川村对敬子所怀着的善意的憧憬，想起来也将近三十年了。

川村总是打心里想帮敬子一把，如今敬子反而成了他的靠山。

连他都觉得自己太窝囊似的，可他有意大干一场。

这些天来，川村替敬子保管正式印章，晓得了敬子那份财产的底细。于是，敬子对生活的根本方针使他感到极其不安。

如今敬子的安危会立即关系到川村的浮沉，所以他爱护敬子的心情也不同于过去了。

连当学生的清都说过，敬子这家店铺的格局“好像太时髦啦”。甚至川村都承认，敬子对于在店头陈列一些赶在流行头里的手工艺品以及品位高的贵重东西方面仿佛有着不同寻常的才能。

然而，在经营或经济这些方面是不是有着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地方呢？

川村一表示惴惴不安，敬子就说：

“正因为是个女的，也许反而大胆哩。”

“不，兴许是我天生穷嗖嗖的。太太这方式与其说是做生意，还不如说是自己在任意花钱。”

“我也是为了生计才开铺子的啊。”

“我希望您对世上的景气好坏了解得一清二楚。全家自杀，抢劫汽车，大批人失业……”

“尽管这样，全家自杀和抢劫汽车的，反正也不会是宝石店的主顾吧。”

“可也不然。您的脑袋得多一根弦，认为全家自杀和抢劫汽车都是咱店的顾客干的。这跟受到政府贪污案牵连的人是咱店的主顾是一码事……而且，今天失业了的也是咱店的主顾。您得想一想，可不能就这么下去。世道可严酷啦。不像小姐过家家玩儿。”

“过家家玩儿，还能盖起一家店铺，采购翡翠吗？”敬子就这样把话题岔开了。

要是想正经八百地劝导敬子，只会使她感到厌烦，所以川村才谈起处境与敬子有点相似的那位饭馆老板娘由于过不了年关而自杀的事。

“我羡慕那种能够一死了之的人。”敬子边说着足以使川村吓得打冷战的话，边走了出来。

盐泽出产的飞白花纹和服上罩了件下摆略短的一越小花纹绉绸^① 外褂。

还飘荡着香料的气味。

为什么非要这样不惜工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可呢？即使不

① 织绉绸时，通常是从两旁捻进双股丝线。一越绉绸则捻进单股丝线，故质地较硬，用来做出门穿的和服。



修边幅，敬子也是位美人儿啊。川村觉得这也是徒劳。

“正因为您这么打扮，才会认为死去的人值得羡慕。”

“可不是嘛。就川村先生来说，这可是句名言哩。”

给敬子打击更大的，与其说是清洸的老板娘由于生意方面的烦恼而自杀，毋宁说是她在死前让她那个当骑手的情人跟亲闺女结婚一事。

“昭男先生和弓儿吗？……”

难道川村将敬子那档子艳闻也刺探出来了么？

“电话怎样啦？”敬子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

“算了吧。不像话。出十五万元呢，号码又不好……向电话局申请的话，早晚会轮到吧。目前不是用不着电话吗？要是非装不可，把隔壁美容院的电话安个分机不就结啦。”

“电话不也是一种资本吗？没有电话的店铺会让人瞧不起的呀。出去办事，没法跟店里取得联系啊。即使是十五万元，还是想装。号码就那么不吉利吗？……”

“要不得。什么三三九六（历经辛苦^①）……”

“是吗？不是‘阵雨潺潺’^②啊。”

川村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是蛮好吗？我过去历尽千辛万苦，今后也且得辛苦呢。店里的顾客为了买东西也蛮辛苦的啊，尽量买贵的……喏，就要这个号吗吧。有趣儿哩。”

“我已经打心眼儿里不愿意再受苦啦。才没趣儿哩。您呀，明摆着的，申请一部电话才九万元，而且六万元还能以公债的形

① 日语里“三三九六”（sanzan-kuro）与“历经辛苦”谐音。

② 《阵雨潺潺》为日本江戸时代的民谣，原文读作“sanza-shigure”，与“三三九六”发音相近。

式回到手里来，即便是吉利的号，也用不着花十五万元去买。手里得尽量多留些现款，不然的话，一下子就走投无路啦。哪怕内阁改了组，通货紧缩政策也是轻易不能变更的，就连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中小企业还要稳健地经营呢。”

“不过，我在这家旅店看了日本广播协会的电视新闻焦点。有个股票经纪人模样的在作明年景气会逐渐好转的解说。他说是波浪式地回升……”

“是呀。您要是稳稳当地多少捣腾点儿股票，对经济情况也许就会变得敏感一些啦。”

“拜托你啦。”

“这么干脆地托付给我，也叫我为难。横竖咱们的宝石啦，高级钟表呀，在如今这个社会是奢侈品……”

“在哪个社会都是这样的。”

“喏，且听我说。净得上税了，在萧条时期就是不合时宜。店铺也得估计到这一点，多陈列些仿造品和实用钟表。至于太太设计的那些，改成订购制，也省得浪费。至于钟表的修理业，我已经跟一个手艺蛮高的承包人挂上了钩。必须不顾一切地考虑实际问题，不然的话生意是做不下去的。”

敬子也觉得川村那番满怀信心的饶舌有道理，然而她想岔开川村的说教：

“朝子的丈夫还是经济系专业的学士呢。”

“没能帮他就业，他却当上了新剧演员。是那样的经济学吗？”川村一笑置之。

敬子想把店铺改在清的名下，对敬子这种良心上的谴责，川村也没有理睬。

“清哥儿帮什么忙啦？不论是卖掉的房子，还是建成的店，还不都是太太拼命干活儿挣出来的吗？无忧无虑地上着大学，却愁眉苦脸的，也不知道是对什么不满意。必须把父母的东西和儿



女的东西分清楚，不然的话，根据新宪法，据说父母的权利和辛苦都得不到承认哩。”

正如清讨厌川村，川村这方面也不喜欢无意帮助单身母亲的清。老脑筋的川村是小徒弟出身，从他看来，清每天都趴在妈妈的背上闹脾气。

“太太那样疼爱岛木先生的那位小姐，她怎么会从家里出走了呢？如今的人啊，简直是忘恩负义，该挨天罚。在店里帮帮忙总可以吧……”

敬子也巴不得纯真可爱的弓子能待在店里，她却腻烦起川村来了。

“去者日日疏。我的返老还童法就是不追回去者。川村先生，到银座去不去？”

敬子将黑皮手提包拽过来。

“川村先生，这是一点儿心意，对不起。快开店啦，所以……”她说，将信封放在对方那圆鼓鼓紧拢着的膝盖那儿。

川村害羞了。

“实在不敢当。”他稍微弯下身去做出双手拜受的样子，将信封收进内兜后，神态忽然变得温顺了。

还没开店就从敬子手里接受报酬，川村心里觉得难过。

然而，不接受的话，川村家哪里谈得上过年的准备呢？想到这一点，川村就不禁颓丧，但内心深处却憋足了劲儿，无论如何也要让敬子的店铺“取得成功”。

敬子跟川村在银座分了手，正办着两三件事的时候，天色早早地就黑下来了。

在岁末这忙忙碌碌的混乱拥挤中，敬子所惦念的只是：

“昭男先生到底有什么话要说呢？……”

她一直走到约定的时间为止，路上还遇见了人什么的。